

穿越宋朝  
感受繁华

需要注意的是,五年的“工程保质期”只是针对“垫陷”之类的一般性质量问题,并不适用于恶性建筑事故。如果发生倒塌之类的严重事故,问责将不受五年保质期之限,惩罚无疑也更加严厉。如宋真宗时,由于对“天雄军修城不谨,战棚圯”事故负有责任,一个叫贾继勋的官员被开除公职,流放汝州;另外两名官员被削职,发配许州、滑州服役。

10

## “豆腐渣工程”责任人跑不了

如果一个公共工程在使用多年后才发生事故,宋政府如何确认当初的设计方、施工方与监修者是谁人?这个问题不难。因为宋政府对所有公共工程建设推行“物勒工名”的制度。

所谓“物勒工名”,是指国家强制工匠在他们制造的器物上刻上自己的名字,一旦发现产品质量问题,即按名字追究制造者的责任。据说,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“物勒工名”的制度,据《吕氏春秋》记载:“物勒工名,以考其诚。工有不当,必行其罪,以穷其情。”当时的兵工厂都要求工匠在所造兵器上勒刻名字,作为对兵器质量的担保。宋政府将这一制度应用到工程营造中,景德三年(1006)六月,由于“近日京中麻宇营造频多,匠人因缘为奸利,其颇有完葺,以故全不用心,未久复以损坏”,宋真宗下诏申明一道法令:“自今明行条约,凡有兴作,皆须用功尽料。仍令随处志其修葺年月、使臣工匠姓名,委省司覆验。”即要求以后凡兴建公共工程,必须保证质量,竣工后在所修建筑物上找个地方,标明建造的时间、施工的工匠与监工的姓名。

还有一点我想补充说明:在宋代,“物勒工名”已开始演化成“商标”的形态。这是因为,“物勒工名,以考其诚”

开始只是强制性的责任认定,但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,它使一部分优秀工匠的名字脱颖而出,成为获得广泛信任的品牌。当品牌形成后,拥有这一品牌的工匠就会一改被动的“物勒工名”,而选择主动在自己制造的产品上留下独有的标志,以便跟其他人做出的同类产品区分开来。于是,“商标”便产生了。今天我们出土的宋代铜镜和宋版书籍上,都可以看到制造者留下的标志。这些标志,通常都是工匠出于防伪、宣传品牌之考虑而主动留在产品上的,并不是为了应付官方的强制“勒名”要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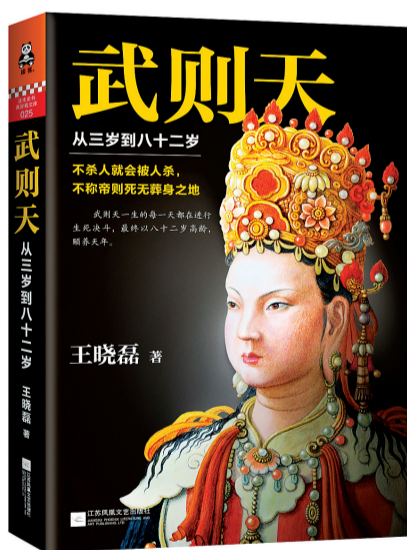
工匠所隶属的行会,也会对工匠的作业流程、产品质量提出规范和要求。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结社很发达的时期,南宋时,杭州的行会多达“四百十四行”,其中工匠组织起来的行会,又叫“作”,有碾玉作、钻卷作、篦刀作、腰带作、金银打作、裹贴作、铺翠作、裱褙作、装奁作、油作、木作、砖瓦作、泥水作、石作、竹作、漆作、钉铰作、箍桶作、裁缝作、修香烧烛作、打纸作等。出于对行业声誉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的理性考虑,各个行会通常会对本行的产品质量提出“行业标准”,比如在北宋汴京,“凡百所卖饮食之人,装鲜净盘合器皿,车檐动使

(用具)奇巧,可爱食味和羹,不敢草略。……稍似懈怠,众所不容”。这个“装鲜净盘合器皿”,应该就是汴京的饮食行会订立的“行业标准”,“众所不容”的“众”,并不是指公众,而是指该行会的行众。清代光绪年间,某地泥作匠行业公所订立行规,其中有一条:“泥墙须包三年,如三年内倒塌者,归泥匠赔修。”加入该行会的所有泥作匠,必须遵守这一条款。我相信,宋朝的木作、砖瓦作、泥水作、石作,也有类似的行规。

至此,我们可以发现,宋朝的工程质量监督制度至少包含四个层面:国家制定的工程建设标准,政府强制推行的“物勒工名”制,五年“保质期”制以及工匠行会自行订立的“行业标准”。无论是哪一种质量保证举措,放到今日社会,都未过时。

古代尚未发明钢筋水泥混凝土技术,而且古人习惯使用比石料更容易耗损的土木材料,但是,只要严格把好质量关,古人就能建造出比某些混凝土工程还要耐久的建筑物,其中一些建筑物还经受住千年风雨的侵蚀,留存至今,让你不能不对创造奇迹的先人致以崇高的敬意。

(摘自《生活在宋朝》吴钩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)



武皇一生  
生死决斗

皇家散的东西虽多,无奈百姓太多,开始他们仅在御驾前流泪叩谢,接着有人跪爬着涌向整个皇家队伍,官员们也很动容,都拿出随身的干粮分给他们;士兵、宦官纷纷慷慨解囊。宫妃们就大不一样了,她们或是名门闺秀或是娇弱女流,哪见过这么多灾民?忙不迭避开他们肮脏的双手,躲在车里不敢露面,胆小的甚至在低声啜泣。

武媚却一掀车帘挺身而出,赤着脚站在车前:“阿朱、阿碧,快把咱的绢帛锦缎都拿出来!”

46

## 武媚散衣

“武才人,那可都是其他嫔妃送给您的……”

武媚一顿足,不容置疑地说:“休要多言,皇上以天下苍生为念,咱们岂能藏私?快把东西散给灾民!”说罢,她解下套在最外面的长衫,向百姓抛去。

朱儿、碧儿心知主子又“犯晕”了,只得把车里的布料往外搬。武媚不问贵贱,一匹匹往车下抛。饥寒交迫的灾民就像看到了活菩萨,争抢着聚拢过来,连赶车的宦官都被挤翻在地,附近的宫人都吃惊地望着这位特立独行的新才人。

“才人,不能再散了!剩下的是尚衣局分给您做衣服的!”朱儿、碧儿劝道。

此刻武媚哪听得进去?父亲活着时,天大的福她都享过;父亲去世后,天大的苦她也吃过,这些东西在她眼里本就是过眼云烟,况且皇帝既然舍得,她又有什么理由舍不得?最后,车内空空,连范云仙裹在身上的那匹布都被扯下来丢了出去,她早已陶醉在百姓的感恩和赞美声中,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悦耳?

李世民满载百姓的称颂离开了陕州。燕妃早就看见表妹只剩几件单衣,于是派人给她送来一件狐裘,杨婕妤也将手笼让给她,可是武媚对这两位表姐实在没好感,行至怀州,又把这两件东西散给灾民了。

贞观十一年腊月,天子一行回到长安。不过,对这里期盼已久的武媚早已

没心思张望京都的繁华景象,只是抱着母亲给她做的石榴裙,在寒风中颤抖着、微笑着……

作为大唐的都城,长安比洛阳更加气势恢宏,太极宫也比洛阳宫更雄伟宽阔,但武媚住的地方远不及蓬莱竹楼那么风雅。直到此刻,她才真正理解在洛阳时杨淑妃动不动就说“这里不是长安”究竟是何含义——在东都,宫妃、侍女乃至宦官比较少,广阔的宫苑都空着,所以众嫔妃都能住进去;太极宫是森严的皇宫大内,承天门以北的皇城虽大,却是帝王所享之地,四妃各有居所,婕妤以下就要住到西北的掖庭宫了。

众才人住处在掖庭永巷靠北,临近嘉猷(yóu)门,虽然比一般宫女的住处宽敞许多,有各自的院落,可哪比得上仙山碧水赏心悦目?所能望见的不过是院里的几株草木,还有东面一座座巍峨宫殿的顶……皇帝究竟在哪个屋檐下?

朱儿、碧儿仍是贴身伺候她的人,外面依旧由范云仙张罗,另外有几个低级宫女负责洒扫之类的粗活,平日并不与她住在一起。大家的头一件差事就是帮武媚安置东西,这差事极其容易,因为这位武才人的东西早在赈灾时散得差不多了。即便与想象的差距很大,武媚在长安的第一晚还是睡得很甜,毕竟她算回到了那个男人为她准备的家……

翌日清晨,她是被朱儿、碧儿强行拉起来的——姜尚宫和王公公已来到她的院中。

“怎么回事?”她慌里慌张地从被窝里爬出来。

朱儿边忙着帮她穿衣边解释:“才人怎么忘了?今日要拜见您没见过面的贵妃娘娘和几位婕妤啊!”碧儿也端着水进来,强行为她洗脸、梳头。

“衣服?我还没有寒衣呢。”

姜尚宫默默走到帘边:“嫔妃衣物皆有定数,听说才人把尚衣局供给的衣裙散给了百姓,虽说您有一片善心,却也不能坏了规矩。我已经给您取来新衣,但明年的定例就不要再领了。还有……麻烦您快一些,大伙儿都在外面等着呢。”

武媚听她语气冷冷的,心里有气——什么明年的定例?到那会儿说不定我已经升到婕妤、宫嫔了,你敢不给我!

在一阵混乱后,武媚总算收拾完毕,顾不得戴珠翠饰物就跟他们出了门,到外面才知,还有好几位御女、采女候在院外,她不解,忙问尚宫和太監,王公公笑道:“万岁东巡一趟,哪能只召纳您一位佳丽?她们也是在洛阳入宫的,只是家世不能与您相比,品位低些罢了。”

(摘自《武则天:从三岁到八十二岁》王晓磊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)